

起造一座噶瑪蘭屋—流流社文化地景保存的先導行動

陳育貞、吳亭樺、林雅瑄¹

摘要

這篇文章是以宜蘭「流流社傳統噶瑪蘭家屋興建」的經驗，嘗試說明：空間專業非營利組織駐地工作的角色與工作方式，特別在面對地方文化與環境紋理的維護議題時，可能採取的工作策略。

流流社是一座面積僅四公頃的丘地，位於宜蘭冬山河下游，四圍環繞生態豐富的低地農田，是宜蘭噶瑪蘭族最後的現生聚落，也是重要的考古遺址。由於噶瑪蘭族特殊的歷史，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集體向外遷徙之後，形成文化與地域的斷裂，留存在宜蘭的噶瑪蘭族已幾乎完全漢化，遺失了原本的語言和文化。目前居住於花蓮的噶瑪蘭族雖然與當地的阿美族融合，仍舊保存著噶瑪蘭語言傳統文化。

自 1987 年以來，噶瑪蘭族開始正名的行動，噶瑪蘭族的主體性與噶瑪蘭文化保存的重要性，在漫長的時間中逐步被彰顯。在此一背景之下，台大城鄉基金會宜蘭工作室在長期駐地的工作中，推動流流社的保存工作。以公部門小額補助、專業者的協力，讓居住花蓮的噶瑪蘭族人重回家鄉，在流流社重建傳統噶瑪蘭家屋。它不僅是一個地景重建的象徵性成果，也是宜蘭噶瑪蘭文化保存的先導性工作。

本文介紹了在 2006 年的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0 日歷時 14 天的家屋興建過程，以及專業者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此外更關鍵的是，由花蓮噶瑪蘭具體突顯的社群與文化特殊性，引發專業者對噶瑪蘭文化與宜蘭流流社的重新認識、對家屋興建方式的思考，以及，由此而確認的工作取向與推動原則。

這個以文化保存與地景重建為目標的先導行動，以社區參與的微型個案之型態，面對著深刻的文化、溝通之議題，以及關乎集體學習、合作認同…等多個討論面向。從宜蘭工作室的角度，它代表著我們長期關照宜蘭地域文化與環境紋理之整體性議題的一個面向，也反應我們面對問題與發展工作之基本取向。以社群為出發、重視社群主體性的對等合作，與價值倡議、整體性環境經理策略的推展，兩者之間的不斷對話、相互為用。這也是本文所要分享與討論的重點。

¹本文的案例由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工作室所推動。主持人陳育貞；專案負責人吳亭樺；工作成員林雅瑄、凌筠茹、吳琮慧、李直發。並有台大城鄉所教授劉可強及多位研究生參與協助。

一、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

蘭陽平原是一個面積約 300 平方公里的漏斗狀沖積扇，等高線自 100 公尺向東遞減，雨量豐沛，河川由西向東匯入太平洋。根據近代調查，噶瑪蘭族自 17 世紀開始便活躍在蘭陽平原的海岸沙丘²內側邊緣，依水而居。他們擅長駕船縱橫海域，活躍於台灣北部及東部。

18 世紀末，漢人吳沙開啟了漢民族大量的移墾蘭陽平原，大大地影響在地噶瑪蘭族的生活；由於漢人的侵擾迫害，致使土地流失、社會經濟改變，傳統生活領域逐漸崩解。從 19 世紀中葉開始，噶瑪蘭人開始集體性的遷徙，至花蓮平原、東海岸一帶。隨著大規模的遷徙，形成了文化與地域的斷裂—存留在宜蘭的噶瑪蘭族已幾乎完全漢化，遺失了原本的語言和文化；而花蓮的噶瑪蘭族雖然與當地的阿美族融合，仍舊保存著噶瑪蘭族的語言和傳統生活。

1987 年開始，噶瑪蘭族開始了一連串正名與返鄉尋根的行動³，經過 12 年的奔走與漫長等待，終於在 2002 年的 12 月合法成為台灣原住民的第十一族。

二、噶瑪蘭文化保存歷程

流流社所在的大利澤地區，涵蓋了幾個蘭陽平原極度重要的文化與生態課題。包括：利澤老街的保存與經營、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與五十二甲濕地的保存維護、冬山河截彎取直之後舊河道的保存與未來，以及與流流社人文地景保存相關的噶瑪蘭文化存續。

位於大利澤地區冬山河下游的流流社是一座面積僅四公頃的丘地，不但是宜蘭境內唯一尚有噶瑪蘭族生活的舊社，也是重要的考古遺址⁴。流流社四圍環繞的低地農田，維持住噶瑪蘭生活地景的基本形貌。從文化保存的角度，流流社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是在土地私有化的今日，卻遭遇指定保存的困難，而流流社的文化特殊性反而吸引著難以控制的開發。最大的挫折即是八〇年代指定保存的失敗，以及大規模社民的集體抗爭，並導致往後地方政府相對保守的文化保存政策，噶瑪蘭文化幾乎全面散失。九〇年代宜蘭推動文化立縣，號招全台各地噶瑪蘭人返鄉團員、連續幾年辦理大型噶瑪蘭文化活動，輔導、籌備噶瑪蘭文教基金會，並展開

²蘭陽平原原因長年受海風吹襲，在鄰近海岸地區堆積了一道道平行於海岸的沙丘。這些起伏的沙丘最高可達二十公尺，是濱海地區生命的第一道防線、是聚落的發源地，也是宜蘭特殊的地景。

³曾在歷史中被認定為原住民族的噶瑪蘭人，因漢人入侵及政權統治下，演變失去原住民族的身份。在宜蘭縣政府、學術界及噶瑪蘭族的共同努力之下，以各式的文化活動和訴願行動，公開證明噶瑪蘭族存在的事實，經過 12 年終於正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第 11 族。正名運動的成功有賴宜蘭縣政府，以及花蓮與宜蘭兩地的菁英與領袖的幾位重要人物，為正名運動推動的主力。

⁴根據調查，整個流流社從南向北的沙丘地範圍皆屬於「流流社遺址」，該遺址為十三行文化舊社類型之代表，屬於十三行文化舊社類型保存區。

至今未曾間斷的噶瑪蘭考古研究。雖然如此，宜蘭的噶瑪蘭族裔至今依舊未曾脫離漢文化的深沉涵化，整體處於文化疏離與身份認同的矛盾中。

2003年，宜蘭工作室⁵以協助利澤簡文教促進會辦理噶瑪蘭文化活動為起點，義務性地展開流流社環境調查及社民訪查工作，並以多次的工作坊，釐清保存的各層面議題、初步描摹流流社未來願景。這一行動，重新燃起地方政府及文化界對保存工作的信心。2005年，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所屬的考古工作室⁶，以其長期的考古經驗及對噶瑪蘭文化的瞭解，在宜蘭綠色博覽會⁷中策劃了短期展示型態的噶瑪蘭主題館，同一年，台大城鄉基金會宜蘭工作室銜接了主題館的設置經驗，在流流社的一塊公有地⁸上興建噶瑪蘭屋，作為流流社地景與噶瑪蘭文化長程保存工作的先導行動。

三、噶瑪蘭屋的興建

傳統噶瑪蘭家屋是以木柱、竹、菅蓆、茅草、黃藤為主要建築材料，過去皆採集自傳統生活的領域。現在，木柱和竹子雖可由材料商提供，卻須有噶瑪蘭家屋規格的經驗判斷。此外，茅草和黃藤則需要熟悉門路的引導，在鄉間到處尋覓、慢慢採集。此外，採藤、削藤、取藤皮的技術，如今只保存於少數噶瑪蘭老輩的經驗，宜蘭噶瑪蘭人早已疏於此道。因此，我們便求助於花蓮新社，這裡居住著一群早年遷移自宜蘭大利澤多脊沙丘的噶瑪蘭部落。

2006年4月宜蘭工作室團隊第一次拜訪花蓮新社，與部落領導潘金榮⁹商討流流社噶瑪蘭家屋的興建，邀請部落來協助宜蘭噶瑪蘭的文化重建工作。此後我們又多次造訪新社，並意外地透過這個商討備料的過程，而展開一場噶瑪蘭的學習歷程，並促成一個參與合作的噶瑪蘭家屋興建經驗。

(一) 備料：一個進入田野、發現課題與角色界定的過程

在東台灣濱海的新社，我們發現到噶瑪蘭人喜於群體生活的習性，以及這裡正面臨部落領導世代交替的承傳關口。現代化的生存競爭，社群網絡受到選舉政治的分化，致使青年噶瑪蘭在文化傳承與公共參與兩方面都面臨認同危機。長期與阿美之間的文化涵化，隱藏著派系鬥爭與社群分裂的因子。大量人類學、歷史與文

⁵ 1995年台大城鄉基金會在宜蘭設立常駐工作室，與縣政府合作展開全縣性的歷史空間調查研究。同時，進入大利澤地區，以專案執行及義務工作的方式，推動一系列社區參與的地景保存維護工作，具體的議題包含：大利澤三村整合發展願景、舊河道和重點古蹟的保存...等。

⁶ 宜蘭縣政府所屬的考古工作室由邱水金主持，主要成員有李貞瑩、邱秀蘭...等人。該工作室長年投入宜蘭的考古工作。工作室主持人邱水金對於噶瑪蘭正名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沒，受到宜蘭花蓮兩地的噶瑪蘭人敬重。宜蘭工作室進入花蓮新社噶瑪蘭部落亦是透過考古工作室的引介。

⁷ 宜蘭有四個最為盛大的節慶在不同的季節舉行。綠色博覽會為春天最重要的節慶，為期五十八天，地點在宜蘭武荖坑。

⁸ 整個流流社幾乎全為私有土地，僅一塊面積約500 m²土地為公有地。

⁹ 潘金榮先生。具有音樂素養的傳道士，於2005年被族人選為頭目。

化工作者進出部落，受到親切招待和友誼之外，引發「他者」的提問。在殷切的友誼中，我們同時身歷部落領導人更替的衝突場景，感受潘老師和女祭司A-Pi阿嬪¹⁰的深沉憂慮；但也親眼目睹部落婦女扭轉選舉局勢的驚人力量。…這些關乎噶瑪蘭文化發展的現象，摻和著噶瑪蘭婦女們的獨特自在與幽默感，及她們散發在部落各角落的舒緩生活面貌，引發我們重新認識噶瑪蘭及宜蘭、流流。

在多次造訪花蓮新社之後，我們(宜蘭工作室團隊)便確認下面幾個重要的工作原則：

1. 家屋的興建，不只是實體空間與技術操作，更是一個社會過程。為此，我們決定說服地方政府延長工作時程，以配合部落傳統的決策與文化過程。
2. 材料準備的過程，是家屋興建的重要環節。它反映著傳統的社群關係、祖靈信仰、生活技能、環境觀與領域感。因此，我們決定依循部落的議事與決策步調，並在新社促成一個跨代合作的備料過程。
3. 噶瑪蘭家屋的興建，是一個傳統智慧與環境密切對話的過程，並具有細緻的分工合作特性，不同角色及男女老少都參與其間，貢獻不同層面的經驗和技術。然而，這些經驗與技術，即便在新社亦即將失傳。因此，我們決定促成一個有助於經驗傳遞的興建過程，並依循傳統建屋的程序和儀式，同時，力邀年輕噶瑪蘭全程參與。
4. 噶瑪蘭家屋的配置，密切呼應環境條件、傳統生活的習慣，並經由一個環境臨場的體察、討論過程來決定。這一配置的決定過程，深刻反映噶瑪蘭的文化特質。因此，我們拋棄所有的專業定見與圖面作業，改而策劃一個集體履勘的過程，由噶瑪蘭人一起參與決定。這個工作方向，將使流流社現生聚落成為噶瑪蘭文化與地域重新鏈結的起點，並透過家屋配置的決定，向流流社噶瑪蘭生活地景重建推進一步。
5. 傳統噶瑪蘭的生活領域，是由個別家屋、群聚部落落、環圍獵場所構成。而本次家屋興建，即涉及了主屋和它的周圍環境。在這個最小範圍的生活領域裡，通常配有穀倉、豬舍、瞭望台、菜園…等，皆依屋主需求及環境條件而配佈成長，可說是噶瑪蘭傳統生活地景之重要一環。這方面，我們亦將之保留於主屋興建過程中，予以實地討論、逐步確認。
6. 此外，我們將全程紀錄此次家屋興建的過程。讓傳統建築技術與文化儀式、集體工作所展現的社群生活與部落文化、參與過程中的多元對話面貌…，得以圖像、文字、影音等方式重現、回饋予部落，作為經驗分享和傳承的媒材。

2006年4月，連續五個月的溝通、策劃與採集工作陸續展開。在一連串的小型商討會、溝通餐會、部落會議、青年噶瑪蘭返鄉說明會…之後，開始進行材料採集：在艷陽高照的花蓮海濱割出最長最漂亮的茅草；由頭目帶領、依傳統方式上山採藤；以及採藤過程中的儀式、採畢返家的歡迎與慶祝儀式…等。

¹⁰朱阿比女士，是噶瑪蘭族資深的女祭司，也是族人中唯一對信仰文化及傳統歌謠存有最深記憶者，是噶瑪蘭族的精神領袖。

（二）家屋配置：每個噶瑪蘭人都是規劃師

經過幾次的旅途往返，新社噶瑪蘭頭目與副頭目、以及族中長老引導我們一同完成了流流社的環境踏勘，並決定了家屋的位置和座向。討論內容包括：濱海的風和雨、沙丘的地形兩坡向、舊河道的水流和魚場、樹叢的圍蔽和開敞性、竹林和樹木的保護、家屋正面的開展性、轉入家屋的路徑和瞻望正面的感覺、大門前方獨立樹的禁忌、流流丘上第一座家屋重建對噶瑪蘭族的象徵性…等。

承襲傳統噶瑪蘭攀立在樹頂上觀察環境、作判斷的習性，頭目和長老們伸展雙臂、拉開腿膀，用身體丈量。最終決定的家屋規模，是一座足以容納一個大家族共同居住、附帶兩側涼棚的家屋。因此，它將由高挺的大柱撐起斜度優美的屋頂，寬敞的屋裡可容納兩座竹架床、一口爐灶、以及一個生火聚會的場地，此外，還可想像涼棚下經常操作著編織、木作…和孩童的遊戲。頭目和長老們對家屋使用的商討，引起大家無限的期待，而收穫最多的是我們、和同行的流流社噶瑪蘭。

這個家屋配置的商討過程，將噶瑪蘭親近自然與瞭解自然的一面展露無疑。當噶瑪蘭人對基地環境的地形、水路、風向、土壤與動植物展開觀察之際，族人以母語密切交談、商討辯論、丈量確認…，而我們（專業者），則適時提供基地上的人為影響因素，並扮演問題提出與結論收攏的角色。

家屋配置的一個特殊難題，是如何與地方政府考古團隊的考古挖掘位置取得協調？考古挖掘的位置研判、和家屋位址與柱位的決定，兩者形成一段漫長的對話，並延續至實際興建的過程中。

（三）為期十四天的家屋興建和傳承

2006年10月17日，頭目潘金榮帶領13位族人從花蓮來到宜蘭，開始了噶瑪蘭屋的興建。頭目以噶瑪蘭語引導著每天的工作。他在部落的領導地位，成為世代經驗銜接的橋樑，促成長老和年輕噶瑪蘭的分工合作。但是，在頭目返回新社處理族務的那幾天，分工合作的景況即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長老和年輕人對現代與傳統工法的兩方堅持與對立。爭執轉為冷戰，並以兩個火堆，在工地上形成各自的領域。有時，年輕人唱著歌、在傳統工法裡加進了現代作工，老輩們則聚集一起，沉默削藤、心痛低語。

這時，我們只得嘗試依照頭目的習慣，召集起每天早、中、晚各一次的商討會。在這至為艱難的關口，我們扮演著提問的角色，來引發雙方的對話，以便形成每一工作階段的必要共識。直到頭目回到宜蘭。

順著噶瑪蘭步調，原定一週的工作，延長為兩倍的時間。伴隨著頭目帶領的歌唱，年輕人自娛娛人的即興曲調，A-Bu 阿嬤的幽默玩笑，偷閒時光在河邊捕魚、在丘

上採藥，無時不刻的順手雕刻…，家屋終於在 11 月 9 日興建完成。

完工當晚，所有參與的人們聚集在這座親手建造的家屋，歡歌之後一起守夜。次日清晨，由族中地位最為崇高的女祭師 A-Pi 阿嬤帶領所有人們完成祭祖靈儀式。在隨即展開的歡慶舞蹈中，獲得祖靈庇祐的家屋，終於落成。



流流社噶瑪蘭屋落成，噶瑪蘭女祭司與頭目帶領大家在家屋前祈福、舞蹈。
攝影：徐瑞遠

(四) 尊重噶瑪蘭主體性

這次家屋興建的過程，有著不斷延長時程的事實。我們盡力與地方政府協商溝通、爭取認同，使家屋的興建與噶瑪蘭的習性和步調得以調和。此外，有幾個重要因素大大地影響了家屋興建的進度，並具體反映我們的價值取向：

1. 幾位第一次參與傳統家屋興建的年輕噶瑪蘭，堅持於傳統工法中加入現代作工，造成兩代之間的溝通瓶頸、影響傳統技術的傳遞。這個衝突的調節過程，是工期延長的一大原因。
2. 為了合作共識，也為了觀念與技術傳承，因此，每個重要的工作環節都由頭目和長老以噶瑪蘭語細緻解說。年輕噶瑪蘭圍聚學習，我們則以細緻的分工，進行全程影像記錄。
3. 噶瑪蘭建屋著重的不僅止於技術，更是一個文化、社會的過程。因此，建造過程中的傳統儀式與工法技術等同重要。例如開工前的 spaw、上樑的儀式、祭祖

靈的 spaw、衝突調節過程中的 spaw…等等。寬裕的時間，讓這些重要的文化形式在最恰當的時間和環境中循序完成。

4. 建造家屋，是噶瑪蘭日常生活的一環。因而，這個濱海、依丘、伴水的流流社環境，牽引出即興的歌唱、捕魚、採藥、種植、雕刻創作、木器製作…，形成建屋過程中的噶瑪蘭生活面貌。
5. 經由頭目和長老的認同，我們促成了一些建築系學生參與家屋興建，並於家屋主結構成形之後，展開擴大宣傳，促成許多學校、機構、文化團體和周邊社區的組團觀摩。這個擴大參與的過程，讓一些宜蘭噶瑪蘭人自發加入每天的工作行列。但也因此而提高了現場調度的複雜度。

(五) 專業者角色的重新認識

面對這個具有深刻文化與社會意涵的空間行動，宜蘭工作室從最初的新社噶瑪蘭經驗中，體會到自身專業的限制，以及超越空間專業之外的社群文化與經驗之力量。這個認知，引發一個關乎差異文化的學習與合作之思考，並促使我們，調整過去帶有價值引導意圖的社區參與行動方式，轉變成為共識程序的策動、與共識落實的統籌角色，並嘗試促進持續對話的過程。

此外，傳統噶瑪蘭的家屋興建，男女老少與各個角色在不同面向的竭力貢獻，給予我們深深的啟發。面對來到宜蘭流流社的新社噶瑪蘭，我們的噶瑪蘭知識顯得支離而破碎，最擅長的反而是宜蘭的生活與專業資源網絡，以及家屋興建的專業解讀與再現能力。

因此，我們以綿密而隨機更迭的分工合作，關照新社噶瑪蘭人的生活狀態，調度建屋所需的場地、工具與用料，引進宜蘭各界的義工和物資襄助，排除行政體系的干擾、促進周邊社區的認同，同時，以細密的規劃來完成現場記錄。

作為家屋興建的成員之一，我們在繁雜的統籌性工作中，同時實際參與了每個建屋的工作環節。因而磨練出令長老刮目相看的削藤技術，成就一片首次由女性搭建的屋頂，並且協力完成一座廁所…。或許正是這種不分你我的合作勞動，讓我們在傳統與現代工法的兩代衝突中，得以扮演溝通調節與促進共識的角色，與族人一起渡過一時的危機。

從新社噶瑪蘭的角度，我們的行政溝通與教育推廣意義重大：家屋興建的後期，甚至有流流社噶瑪蘭住民表達提供土地作為家屋通道、噶瑪蘭圍圃的意願。大量的媒體報導，將噶瑪蘭合作的精神和傳統家屋的智慧廣為傳達，掀起噶瑪蘭文化與血源認同的擴大討論。此外，除了宜蘭縣民的隨機參訪之外，另有十數個單位、將近兩百人，在建屋的最後五天、遠道前來觀摩。頭目以漢語輔助噶瑪蘭語的實地解說，人人皆可隨機參與的做工，引人留連忘返。然而，對我們而言，最大的挑戰卻是每天卸下繁重的現場工作之後，回到工作室漏夜的整理紀錄。透過每天

的詳實紀錄，以及次日回到現場的確認與補充，這個噶瑪蘭家屋行動的集體成就，將是我們對噶瑪蘭與新社部落的重要回饋。

四、結語

家屋完工之後，我們耳聞新社部落裡遍傳著宜蘭流流社的故事。回到家鄉親手建造的那座美麗的家屋，彷彿一線部落情感的連結，在新社內部、與新社和流流噶瑪蘭之間。我們關切著它將牽引未來一個什麼樣的面貌？

2007年5月，我們又來到了新社。這次是要商討家屋的佈置，以及家屋周圍的噶瑪蘭園圃、日常勞作的空間。這件事，將廣泛涉及噶瑪蘭生活智慧、工藝技術…等，豐富細緻的文化形式與表現。我們同時也在思考，延續著新社跨代承傳的經驗，或許，即將展開的工作，適合由新社與宜蘭噶瑪蘭一起合作完成。這個具有學習意味的挑戰性工作，也曾是關切噶瑪蘭文化存續的頭目、女祭師與長老們不約而同的期待。

與此同時地，我們正在進行一個流流社的整體規劃。規劃範圍除了四公頃流流丘之外，將昔日噶瑪蘭獵場的周圍低地一併納入考量。透過這個規劃，未來有可能將流流社推向一個以噶瑪蘭為主體的返鄉、學習基地。面對深度漢化的宜蘭噶瑪蘭，以及異地落居一如新社噶瑪蘭，或廣佈各地的流散噶瑪蘭，這個噶瑪蘭基地的空間性行動，毋寧訴求更為密切的集體文化探尋，來促成一個關乎文化重建的行動式對話過程，共同尋求最終的答案。這個以「噶瑪蘭家屋重建」為主題、經過細緻策劃的微型空間行動，即是一種可能的嘗試。

現在，這座有十隻貓貓¹¹護守的流流社噶瑪蘭屋，圍圍的高大苦楝正當花開的季節。當人們蜿蜒著環丘路徑，踏過山欖樹影，穿越細密竹叢，便看到她挺立的美麗身影，迎著隨風飄落的細白花瓣，掩映穿透枝葉的金色陽光。我們可以想像，在流流社噶瑪蘭學習基地的漫長推動過程中，這一座噶瑪蘭合作精神的象徵，將以她令人難以忘懷的美麗姿態，和每一次家屋打造或修補的故事，延續著關乎噶瑪蘭文化重建的各方辯論、持續對話。

¹¹噶瑪蘭屋的屋脊上有一束一束的茅草蓋住屋脊上的有黃藤固定的地方以避免漏水。噶瑪蘭語稱之為sagu，意思為貓。取其形似貓睡在屋頂上，且貓很顧家的特質。